

古朴小街习武园

□韩星海

这条小街,可能是西安城内最不为人的一条街道了。

它东起城墙内北尚武十字街口,西到丁字头城墙根下,最长一华里多。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我想,就是老西安市民也有人不知道这条街道。不同的是,只有道路两旁参天的法国梧桐树,见证这条街道上的岁月沧桑与每一天的市井生活。

我是一个外来户,20多年前,当我进入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之后,几乎每天都要穿梭在这条街道,因而在上下班与散步之时,慢慢才看清、读懂了这条幽静小街上,那种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以致于爱上了这条小街。

小街的北面和西段出口,紧贴着古老的城墙,似乎有了一定的倚仗。在这有限的区域街道上,置有省级三个所属单位和许多家属院,几乎每天人来人往、川

流不息,大家忙碌奔波的脚步在街道上就像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东街北口和中段南面,建有商旅酒店,街面上开有多家小餐馆,不时有游客在此食宿下榻,呈现出热闹和欢喜的情景。因为这里与地铁口、火车站、飞机场距离近,出城方便。漫步到西段城墙角,突然眼前一亮,这里还有一座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藏传佛教寺院——广仁寺,放眼远眺,白塔辉煌,衬托蓝天。进入寺院,雕梁画栋,香火缭绕,喇嘛们颂经之音,把此地渲染得一片寂静,让心灵浮躁的善男信女们收住了匆忙的脚步,沉浸在平和的状态下,顿觉开悟。

有人经常问:这条街为何叫习武园?自古以来,长久治安的古城西安,崇尚习武。此地一直是练武健身、操练训练的宝地,因此得名。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条街

的西北段曾是陕西省军区所在地,所以每年征兵集训活动特别多,军号嘹亮,战鼓催征,让习武园名副其实。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省军区搬迁至南郊小寨,才让这条街道增添了一些市民化、生活化、随意化气息。但这条街上南面二路、三路的胡同里,还安置有兰州军区干休所,军营里的歌声,至今还在人们耳旁萦绕……

这条街上与众不同的是完美的生态环境,一年四季,干净整洁,一眼能望到头。初春,高大粗壮的梧桐树,吐露嫩芽时,茸毛纷飞,就像春天飘下的满天飞雪,招来许多欢乐小鸟,纷纷在树杈上垒窝,开始生儿育女,唤醒了春天的梦想。夏天,梧桐树枝繁叶茂,顺其自然地撑起了巨伞,将整个街道遮掩得绿意盎然,就像一道悬挂于空中的绿色屏障,好多行人体会说,即使是三伏天,习武园这条街

道上也没有炎暑难熬之气,常有一股清凉之风,透出了诗意的生机。深秋,秋的韵味更加浓重,就像郁达夫所说“我愿用大半的生命来留住这秋天”!到了冬天,几乎所有的树木全都褪去了绿叶,但我却惊奇发现,这里的梧桐树上只是绿叶变成枯黄,几乎一半都不脱落,拼死也要枯萎在树梢的枝头,就是寒风呼啸,大雪纷纷时,它仍在风中唱歌,在雪上加霜中更显金黄。这不由得让我思索着四季轮回的生命历程,凝望着这粗糙的青皮树干,像一群英勇的哨兵伫立于街道两旁,守护着市民的幸福生活,心中就涌动起一种生生不息的希望之光……

此时此刻,绿树阴浓夏日长,城墙倒影入池塘。这就是习武园古朴小街上的人文景观,就像一部鲜活的历史!

展痕处处



别有洞天

张林 摄

怀里揣着万斛山

□党益民

走过万水千山
怀里一直揣着
故乡的万斛山

万斛山的石头硬
从山里走出来的男人
比石头还硬
万斛山的荆条长
夜里编成筐
装满稚嫩的梦想
万斛山上的清泉
漂着几粒羊粪蛋
喝着也甘甜
万斛山上的药材
是穷娃娃的学费
蜡笔与球鞋

很小的时候
藏在鸡窝里的鸟蛋
不知有没有孵出小鸟
挂在树上的弹弓
不知道

惊飞了多少鸟儿

很久以前
种在山坡上的桃核儿
不知后来是否长成了树
遇见陌生的陌生人
听着熟悉的乡音
真想搭讪几句

山下那条铁路
根根枕木都在挽留
别走,别走,别走
高原上的风
刮跑了旷野的石头
刮不走心头的乡愁

跨过了沟沟坎坎
好想坐在老屋的门槛
缓缓抽一袋旱烟
累了
真想去看看大海
可大海,比我还累

航天儿女竞风流

□哲人

航天儿女驾飞船,偏向月宫相聚头。
吴刚捧上桂花酒,素娥舞出红绣球。
千杯不醉人自醉,明月如灯更挽留。
锦被双双绣凤凰,画屏两两雕白鸟。

清晨回首飞天路,江河似蛇山如丘。
遥向白云一挥手,人间天上任悠游。
大笔如楷书块垒,一时诗情凌九州。
人生百岁刚过半,谁个少年足风流。

春

乡谚云:“五九六九,河边看柳”。柳是春的使者,当丹江河堤的杨柳泛绿时春天就款款地来了。冰河开始解冻,百草发芽,万物复苏,仿佛一夜之间春就来到了人间。

人们脱去了臃肿的棉衣,棉窝窝靠边站了,老人将毡帽子挂在了炕头墙壁老地方,老远望去还是一个雀儿窝。圈里的老黄牛伸了伸懒腰,摇摇头,咩咩叫着,催促人们赶快备春耕。

“春雨细无声”。酥酥地洒绿了坡原、川道,洒绿了麦田、果园。点点红杏含苞待放,树树梨花带露绽。放牛小子披着蓑衣,口唱山歌,用一串响鞭,惊飞了山林里一群锦鸡,空旷的山谷里顿时留下了几声划破云天的鸣啾。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金。”勤劳的山乡人深谙这个道理。古人诗中所描写的“何人樵树和云斫,几处山田带雨犁。”不正是他们惜春如金、辛勤劳作的写照吗?

夏

商州的夏日是从二十四节令“立夏”之日开始的,抑或是在子规的声声啼叫里走出来的。

太阳的光线照在人身上不似春阳那么温暖惬意,而是有点炙热,甚或有点蒸烤。要不古人在民歌里怎会吟唱“赤日炎炎似火烧”呢!仿佛是一夜之间,乡村那

四季

□田家声

一树石榴花全被赤日烧红了,田野里的一片麦子也被赤日烧得金黄。这当儿,摩拳擦掌的庄稼人戴着草帽,挥舞镰刀,汗流浃背地在金黄色的麦海里紧张地抢收。三夏是“龙口夺食”的时节,乡村五月无闲人,正如清代乾隆年间商州籍诗人王时叙先生,在其所著《商州山歌》中真实咏道:“求桑绣女下床来,杖杖邻翁看水回。”

商州的夏别有一番原始的韵味。夜来,虽无赤日炙烤,但依然燥热难耐。于是,一家家庄户人,各从后门扯一张芦席在场院铺了,脱光上衣的大人和小孩顺势滚躺在芦席上纳凉。老奶奶则摇着蒲扇,一边驱赶蚊虫,一边给小辈讲述古老的传说。星星眨着眼睛,云儿牵着月亮缓缓向西移走,萤火虫闪着点点荧光在场院里飞东又飞西。夜阑人寂,微风阵阵,芦席上躺着的劳累了一天的庄稼汉早已打着鼾声进入梦乡。那鼾声仿佛是从大地表面滚过来的,若天公打雷,扰得乡村的夏夜缺了一份宁静,给本来寂寥的夏夜平

添了一份生的人气……

秋

一阵秋雨一阵凉。秋雨淅淅沥沥,赶跑了张狂一时的“秋老虎”,也冲涤了人浑身上下的汗垢。田野里的玉米秆开始变枯变黄,长长的玉米颗粒饱满,等待着农人去收获。远山近岭渐渐失去了夏日的一派翠绿,柿园里的柿树叶夹杂黄红,好像是哪位丹青妙手专门为其涂的色调,又像是哪位魔术师在变戏法。

不经意间,有黄叶随着瑟瑟秋风飘零落下尘埃,拾在手里看那叶子似乎变得瘦了,失却了往日的光润,缺乏了韧劲,轻轻一捏就碎了。有蛋柿红在树顶,藏在叶间,孩童持了竹竿儿打那蛋柿,不小心会打落一地发黄的硕果,这当儿若被树主发现,免不了通一通臭骂。从此,他们再要打蛋柿就格外小心谨慎,生怕再惹乱子。

院墙根藤架上一枚发黄的丝瓜被阵阵秋风吹得左右摇摆。父亲说留着它往老了长,明年春上用它的籽儿再繁衍一

院绿藤,装点农家小院,岂不甚好!父亲不但是种庄稼的里手,也是侍弄花草的把式。于是小院里一年四季绿树弄影,草绿花红。秋天到了,小院里那桂花金黄与柿的朱红,伴着柿的、红的、紫的鸡冠花、帽儿花,把小院的秋点缀得灿烂十分。

冬

一只寒鸦在干枯的柿树上啄着已经冻得发紫的火晶柿子,这是秋日里商州人打柿子时专门留给鸟雀们的过冬食粮。天地一片灰蒙蒙,远山近山的所有植物一律枯萎,留下了光秃秃的一派荒凉。河水失去了往日欢快的哗哗声,蔫蔫地默默东流。村前游池里结了一层坚冰,孩子们玩溜冰游戏。

西北风怒号,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各家厨房的屋顶开始冒炊烟了,这是各家的主妇开始烧火煮早饭呢,袅袅炊烟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打着寒颤,熬着豆儿糊汤的早餐在铁锅里咕嘟作响,那香茎之味便溢出锅外,勾引了人的魂魄。她们单等着串门儿的丈夫和上早学的孩子放学回家,合家人围坐一起,就着油炒的酸菜共食热乎乎的早餐。

雪愈下愈大。不知从哪儿飞来一群麻雀,洒落在门前那棵高大的白杨树上,蹦蹦跳跳,踏落树枝上的积雪。它们“叽叽喳喳”互相说着话,好像在说“雪兆丰年,雪兆丰年”!

车窗外的桐花

□崔巧玉

车窗外,是一路的桐花,初开是淡淡的粉色,不久便渐渐褪去了颜色。它们静谧地开着,随着时光的变化,在属于自己的季节展现出温暖的样子。桐花一路开着,在树下的我们是那么微小,就这样伫立地看着,心中涌起了难以言说的感动。人如果像花这样安静平和该多好,欢喜就展露美丽,离去便静静凋落。余生,像一棵开花的树一样活着吧,简单纯粹,欢喜自若。

说起桐花,我想起那一年回家看朋友。其实要见的人已经不在,陪我走过一段路的是原来的同事。我在时,常常去人少的地方散步,清晨或者黄昏,在雾霭或者余晖中,不管有没有人陪,都沿着长满植物的小路走下去。走一阵看一阵,或者停下来观察野花野草。很多时候也给远方的朋友打电话,心事说给远方听。那一次回去,故人已离开。旧时的同事听说我回去,下了班来找我。他陪我走过河堤,走过街道,走过

郊外的田野。正是春天,一树桐花盛开,也有零零落落的桐花散在树下,我感觉到的是孤单。原来多话的我在年长的男同事面前,不再如原来小姑娘似的欢呼雀跃。我离开的两年,有太多人离开,有太多事情改变。

最初知道桐花,是在一个姐姐的书里,她的诗叫《梧桐花儿开》,是写恋爱初期的欣喜。而我在那个春天看到的桐花,却是春天里美丽的孤单。春天是美好,是希望,是唯美和心满意足的季节。而我那时看到这一树繁花,想要陪我一起看花的人不在,能听我欢呼雀跃的人已不在。

回城以后,很少再去注意桐花。城市的行道树大多是桉树梧桐。在城外的柏油路两旁,多种植水杉或桦树。车窗外的这一排,已经长到十多米高,应该是这条路修建之初种下的。随着车辆移动,高高垂下的桐花延伸数百米就退出了视线,从远处看过来时,浓绿之间紫粉色簇拥着,厚厚垒起来像极了温柔的云朵。



高原日出

王福建 摄